



1914年,杜学贵出生在枣庄市来泉山庄。杜学贵童年时,父母相继去世,跟哥哥艰难度日,因是一名孤儿,他亦工亦读地完成了高小学业。1938年3月18日,日军攻陷滕县(今滕州),后进入临城,他和哥哥避难到微山湖畔。满腔赤诚的杜学贵在两位老师的动员下走上了革命道路,开始了戎马生涯。

1938年6月,杜学贵时任滕县八区区长殷华平介绍,到当时的敌伪区临城维持会做地下情报工作。后来,他成了临城铁道大队、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的情报员,为鲁南地方武装抗日杀敌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1943年6月,中共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在军区建立武工队,曾明桃任军区武工队总队长,王少庸兼任武工队政治委员。鲁南地区的武工队主要在铁路沿线的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。杜学贵所在的临夏武工队主要活动在临城、夏镇及微山湖区,负责收集敌人的活动情报并予以打击。他们身穿便衣,利用社会关系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活动,组织和发动群众抗粮、抗税,打击和钳制敌人的“蚕食”,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;分化、瓦解敌伪反动势力,争取抗日力量,以突袭的方式打击敌伪军据点。

临夏武工队在军区武工总队的领导下,同铁道游击队、微湖大队、运河支队、沛滕大队密切配合,战绩突出。1944年3月,临夏武工队奉命搞一批敌人的武器以便武装自己。杜学贵利用在临城工作多年的关系,将临城日军驻扎在黄瓜架铁桥的一个警务所情况摸清,准备予以偷袭。

20日下午,临夏武工队由夏镇南庄出发,队员身穿西装洋服,足蹬皮鞋,有的还带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边眼镜。杜学贵带领武工队员从临城火车站北头七孔桥上上了铁路,直奔黄瓜架铁桥。当他们一行人走近岗哨时,护桥警务所的岗哨问:“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武工队员答复说:“我们是警务部的。”对方连忙说:“请进屋喝茶。”武工队员紧跟着他进了屋,最后一个队员进屋后回头把看桥的警卫一枪打死,屋内的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将屋内的两个鬼子击毙。这次行动共缴获三八式新步枪13支,手枪23支,子弹1000余发,胜利而归。这次行动充实了武工队的装备,提高了武工队的实战能力。

1944年农历12月24日,临夏武工队获得确切情报:日军正从临城出发,以后学为中心对我武工队出没的村庄进行扫荡。敌人穿便衣伪装成普通百姓,用白毛巾包在枪托上为标记。武工队也穿便衣,以白毛巾围在脖子上为标记。晚10时,武工队

## 微山湖扬波慰忠魂

——追记铁道游击队员杜学贵

□李海流



鲁南支队及微湖大队的游击队员活跃在微山湖上。



杜学贵

从西万河北村出发,在蟠龙河东岸的店子村停下,在村东的一条河沟里隐蔽,准备给日军以打击。

不一会儿,日军在汉奸的引领下反而从后面包抄过来,夜色中双方混在一起,大家已经久经沙场,表现得都很沉着冷静。武工队员中有人会说日语,把鬼子指挥到武工队隐蔽的东边,开始有条不紊地往西转移。转眼间,武工队就从蟠龙河东岸撤到西岸的有利地形,对鬼子开枪射击,敌人死伤不明。队员们星夜赶回后学。

第二天早晨,日军在两个汉奸的带领下,突然对后学进行大扫荡。因敌人都穿着便衣,不好分辨是逃往微山岛回村的百姓还是敌人。正当我岗哨换岗的间隙,日

伪军用刺刀刺死我岗哨后,团团将我队员的住处围住。此时,队长挺身而出,第一个突围出去,一边开枪一边引散敌人。其他队员则从睡梦中惊醒,武工队员赵学海匆忙拿枪往屋外跑,刚出屋门又被敌人堵回屋内。幸运的是鬼子并没开枪射击,屋门口三个鬼子、窗下一个鬼子都想抓活的到临城领赏。杜学贵急中生智,连忙从腰间拔出一枚手榴弹,拉开引火从屋门口扔出去,此时四名队员抓住时机开枪射击,敌人在慌乱中边隐蔽边撤退。队员们冲出屋门,爬上墙头迅速突围。交战中,班长周绍荣不幸牺牲。杜学贵所在的武工队突围后,撤退到微山湖边,沿着渭河向南走,在微山湖游击队的根据地——南庄,大队长张新华得知他们有惊无险,亲自到庄头迎接他们,并对武工队队员表示慰问。

临夏武工队主要活动于津浦铁路以西至微山湖以东的区域,他们在做好上层统战关系和维护好地方治安的同时,还镇压了残害抗日干部、欺压百姓的叛徒、汉奸、特务、伪乡长等,为民除害。同时与微山湖游击队、湖西抗日游击队、运河支队配合,经常在微山东岸的沙沟、韩庄、微山岛、夏镇、付村一带活动。他们采取游击战术,出其不意地偷袭日军驻地,骚扰杀敌。湖水荡漾,倒映着他们战斗的身影,微山湖岸边留下了他们抗日的足迹。

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,杜学贵结束了戎马生涯,转业到徐州火车站,后调薛城火车站工作,1973年病故。



## 鲁智深何以被定为“上上人物”

□刘传录

史进的侠义是受大侠鲁智深影响的,史进为救玉娇枝独闯华州刺贺太守被监在牢里,鲁智深听说史进有难,不顾一切只身营救,最终身陷大牢,与史进一道谈笑赴死,这是何等的侠客美德!说起《水浒传》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形象,恐怕非鲁智深莫属。《水浒传》中,只有林冲,鲁智深懂得友谊,也只有林冲、鲁智深懂得女人。他们注定是孤独而清醒的,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江湖。

金圣叹把水浒人物按他的好恶定了级别,把鲁智深定为“上上人物”,我认为金圣叹给鲁智深这个评价是恰当的。鲁智深是《水浒传》中最有叛逆精神的一个,其叛逆精神来源于他对社会的清醒认识。鲁智深最耀眼的举动是拳打镇关西,鲁智深(那时应该叫鲁达)听到金翠莲被郑屠欺瞒,决定为她讨回公道。其实以他提辖身份与郑屠理论一番,郑屠又怎敢不听?把金家父女解救出来是有把握的,但鲁智深明白这样做无疑提高了郑屠的威信,助长了郑屠的霸气,会使更多的王翠莲、李翠莲受压迫,因此鲁达决定用拳头教训郑屠,打消他的霸气。他拳打镇关西,开始也没想打死人,第三拳下去,发现人已不行了,为了争取逃跑的时间,他一边逃离现场,一边回头说:“你诈死,洒家和你慢慢理会。”鲁达挺身而出,仗义施援,为了素不相识的金翠莲葬送了自己似锦的前程,单凭这一点足以配上“上上人物”的称号。

鲁智深打死郑屠后,不像武松和杨志选择到官方自首,因为他对官场的情形了如指掌,头脑始终非常清醒,不贪恋禄位,而是逃亡江湖。在赵员外的帮助下,他出家当了和尚,法名智深,他酒后醉打山门,又说明鲁智深不愿意逃避,潜意识里要用自己的拳头打平天下不平事,这是他作为一个时代孤独清醒者的具体体现。

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一路上做了很多不留名的好事,林冲的一声赞叹使二人结为莫逆,缘由来自二人精神世界的相通。林冲受到高俅的陷害后,鲁智深比林冲对官僚集团有更深的认识,看到有人找董超、薛霸就开始留心有无异常,悄悄跟随保护林冲,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以后,索性一直护送到沧州,估计不会再出什么事了才分手。临分别时,还一禅杖把松树打折,向董超、薛霸两人炫耀一下武力,免得他们又生歹心。自己却因此不能再容身于大相国寺,流落江湖。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,无私英雄鲁智深堪称“上上人物”的代表。

鲁智深对待梁山的招安大事是比较理智的。排完座次后的菊花会上,宋江作、乐和唱的满江红词,当唱到“望天王降诏,早招安”时,鲁智深表现出对朝廷和官府的彻底失望,所以说了那几句非常清醒的话:“只今满朝文武,多是奸邪,蒙蔽圣聪,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,洗杀怎得干净?招安不济事,便拜辞了,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。”他认清了文人当权者的真实面目,才会鲜明地反对招安。虽说最后他还是跟随大伙接受了招安,情感上是怕“冷了兄弟们的心”。招安后鲁智深不贪图荣华,捉住方腊之后,他这样回答宋江:“洒家心已成灰,不愿为官,只图个干净了去处,安身立命足矣!”宋江道:“吾师既不肯还俗,便到京师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刹,为一僧首,也光显宗风,亦报答得父母。”智深听了,摇首叫道:“都不要,要多也无用。只得个囹圄尸首,便是强了。”他和燕青一样,不留恋虚名,最后在杭州六和寺圆寂。他是一个智慧深远的人,正如他的师父智清长老说的那样,他是一个具有慧根的人,终于修成正果。

金圣叹看中鲁智深的,是他那份坐在店小二门口4小时等金翠莲父女远去的情怀,是在桃花村打退周通后刘大公报求救护时他说“俺死也不走”的执著,是在瓦罐寺听得老和尚们三日没饭吃便自己停了喝粥的仁念,是为救护林冲大闹野猪林时的粗中有细。

鲁智深上梁山后,改掉了酒后发疯的恶习,学习识字,从打死郑屠的不识字,到重回五台山时的识字,再到杭州六和寺圆寂时写的39字颂子,证明鲁智深在军旅闲暇时自己主动学习。鲁智深是一个清醒的反抗者和统治阶级的叛逆者,他从不滥杀无辜,是一个有见识的、近乎完美的梁山好汉。

## 【民间记忆】

□朱树松

朱燕慈(1909—1975年),肥城人,出身望族,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。上世纪50年代以独创魏楷全文书写新中国颁布的宪法,被国家文博部门选藏,名噪一时,遂入民间所传“济南四大作家”之列,生前供职于济南市邮电局。我虽姓朱,但不是朱燕慈先生的族亲。1968年秋,由在济南邮电局工作的徐大姨引荐,我认识了朱先生。

受家庭影响,我六岁学习书法,那时学书法叫“写毛笔字”,写出名气来的叫“作家”。因为我是济南1967年毕业的“老三届”,1968年无事在家等候分配,这正好给了我练习毛笔字的绝佳时间。记得国庆节前的一天,我到经三路上的旧货古董店看毛笔,出来往西不远就到了大纬二路路口,不经意间看到经二路路口西北角正有人往墙上写宣传标语,就走了过去。那位老人着一身洗得发旧的藏蓝中山装,肩背略弓,个头不高。他左手提着一个盛着黄漆的小油桶,右手持一支写大字的抓笔,正站在用砖垫起的架板上,全神贯注地往已经刷好红色底漆并打好暗格的墙壁上写着字。我清楚地记得,是写的毛主席语录: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,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他时而稍低一下头,蘸一下油漆,然后,稳稳地运笔,顿挫转折,一气呵成,厚重端庄,结构密实的一个字就如泰山一般稳“坐”在那里,笔画边缘没有一丝油漆滴落。

一般人只知练字不易,却很少有人知道,直接用油漆往墙上写字,没有练到“绝顶功夫”,那是成不了的。而这位老先生却轻车熟路,不一会儿,一段文字就像朵朵梅花绽放在墙壁上。我记得,老先生写完后,往后站了站,仔细地端详着墙壁上的“成

## 朱燕慈教我“要写出自己”



朱燕慈先生给作者的信

果”。这时,我伸手接过了他手中的小油漆桶,他没有说话,看了看我,继续看着墙上的字。一会儿来了几个年轻人,说笑着扛着架板,搬着砖,并从我手中提走了油漆桶,走进不远处的济南市邮电局大院。

说来也巧,国庆节放假,在邮电局工作的徐大姨来我家看望我母亲。我便向她谈及我街遇的“偶像”,谁知她正好认识朱燕慈老先生。她看我当时那个崇拜劲,就让我拿着作品带我去拜识老先生。

朱燕慈先生住在经十路的邮电新村,他言语不多,白皙的脸上一直挂着祥和的微笑。在看了我写的字后,说道:“你写颜体,厚重还不够,要把笔铺下去,在二到三分笔间转换,才能写出力度来。”我点头又说:“我喜欢您写的魏碑。”他接着说:“喜欢可以写写,可我告诉你,我永远是我,你永远是你。就是你将来写得比我好了,也不会是我的。一定记住,要写出自己来,千万

不要钻到别人的字堆里。”这一句话如醍醐灌顶,让我眼前一亮,顿开茅塞。已经写了十几年字的我,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没有拔出来吗!真是“学书十载,莫如明人一点。”临走,先生还送我一支北京制笔厂制作的特制加健中白云毛笔,此后的很多年里,我一直用着它。朱燕慈先生豁达无私、不专门派、提携后人的胸怀令我肃然起敬。

结识先生不久的1968年年底,我到沂蒙山区成了“知识青年”,与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。可与先生的信件往来,虽然不多却一直可有中断。无论是山区务农,还是干兽医期间,至先生去世之前的六年间,先生都是始终如一地以笔墨给我传递着关爱提携之情。只是先生当时的字是写在油面纸上和新闻纸上的,因我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,时间一久纸张变质,有的粘在桌面和玻璃上,我心痛不已。为了能长久保存,我把它裁剪开贴在不用的本子上,保存至今。可如此一来,憾事兼生——遗憾的是破坏了先生作品的整体性,可喜的是保存至今也完好。

那时候一到年节,只要有机会回到济南,我都要顺便给朱燕慈先生带上一份沂蒙山的特产花生米,或是两小瓶花生油,每次先生都非常高兴地收下,就像长辈看到孩子一样,我也感觉不到生分。

1975年春节,我因故没能回家过年,不巧的是,先生也在那年二月丢下了他的家人,也丢下他喜爱而终生追求的笔墨事业,到天堂去了。当接到母亲为此发来的信件时,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,下意识地到村里油坊打上一瓶花生油,一滴一滴地倒在山坡的一株刺柏下,默默地祭悼着先生……